

插图本

月光光
新概念惊悚小说
PUNK 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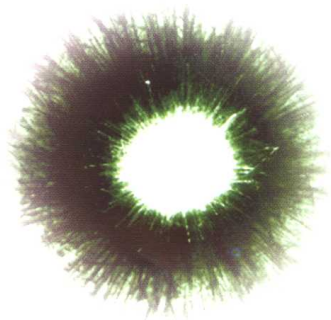


马死

李西闽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月光光
新概念惊悚小说



李西闽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鸟 / 李西闽著. -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640-985-8

I. 死…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4441 号

死 鸟

作者: 李西闽

责任编辑: 茅林立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电话: 0591-7536724

印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271100

开本: 889 × 1240 毫米 1/32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9

插页: 4

版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985-8/I · 670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为丰富广大读者的业余生活，提升小说的娱乐功能，展示当代创作手法的多样性，我社新推出长篇惊悚小说第一辑《死鸟》、《鬼童》和《五夜》。这三部作品表现了当代中国惊悚小说创作的最新趋势。丛书展示了中国当代惊悚小说创作的强大阵容。

《死鸟》通过离奇的死亡事件，将读者引入了一个悬念迭出、扑朔迷离的故事之中，揭示了破裂婚姻背景下被扭曲的人性，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鬼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中不断出现的离奇诡异的事件，让读者置身于一个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世界之中。小说对奢靡、无节制生活的社会危害，也有较深刻的表现。

《五夜》运用独特的魔幻创作的手法和优美隽永的语言，构造出了一个个深具美学意味的惊悚意境，提出了严肃的伦理道德问题，值得读者深思。

这三部小说在创造悬念、营造气氛上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创作手法新颖别致，情节发展曲折离奇，娱乐功能尤为突出。小说故事纯属虚构，个别情节或与现实、科学相悖，敬请读者诸君擦亮眼睛，不要与现实对号入座。

小说是一门传统的艺术，但它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新出现的创作方法，这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应当不失为一种宽容之举。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4年7月9日

那些飞翔的鸟儿让她

突然有些害

第一章

想起了昨晚的那只死鸟。想起那只死鸟，石萍

怕。她的目光却追随着那群飞翔的小鸟，双脚被什么吸住了



1

这个秋天开始时，空气显得沉闷，找不到秋天清爽的感觉。赤板市的人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叫苦连天。这样反常的天气似乎让人也变得反常。有一个姑娘竟然从六十层高的古木大楼上纵身飞下，摔成了一摊肉泥。她的所有同事都说她死前没有一点异常，她吃完午饭笑嘻嘻地和同事说到楼顶去透透气，平常她经常在这个时间里到楼顶去透气；她的家人朋友也没有发现她死前有什么异常，她没有和丈夫吵架，也没有和谁赌气，小日子过得好好的。她为什么要从高楼上跳下，没有

人知道真正的原因，只能够归结于沉闷的空气。

偌大的一个赤板市死一个人并不会引起很大的骚动，问题是除了那个姑娘莫名其妙地从高楼坠落之外，还发生了几件让人费解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老头在家里看一个古装的电视连续剧，看着看着，他就站起来，两眼发直，朝电视机的屏幕一头撞了过去，当场就把自己撞晕了。邻居发现后把他送到医院里抢救。他清醒后很奇怪地问医生，我怎么会会在医院里呢？把医生搞得一头雾水，也把送他去医院抢救的邻居搞得一头雾水。

还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他的奶奶带他到公园里去玩，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这个孩子本来很内向，平常一点也不好动，也不顽皮，大家都说这个孩子乖，一点也不让大人操心，他奶奶还经常在老朋友面前夸自己的孙子多么让她省心。可是这天，却发生了让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在公园的凉亭里坐着，看几个老头老太太在打太极拳。突然小男孩拉了奶奶的衣服一下，说，奶奶，我渴！奶奶听孙子说渴，就像听到了圣旨一般，马上就对孙子说，奶奶去买饮料，你乖乖坐在这里等我回来。说完，奶奶又吩咐另外坐在凉亭里的老人帮助她看看孙子。那两个老人都说，去吧，没有问题的，你孙子这么乖，他不会乱跑的。就那么几分钟时间，奶奶买好饮料回到凉亭，却发现孙子不见了。她着急了，她问那两个老人说，我孙子呢？那两个老人都说，我们没有看他离开呀，怎么就不见了呢？奶奶急坏了，她说，这孩子很听话的呀，他会跑哪里去呢？然后奶奶和另外两个老人就在公园里四处找



开了，问谁都说没有看见这个孩子。奶奶来到了公园的小人工湖边，她看到有几个大孩子在小湖边玩耍，奶奶就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她孙子到小湖边玩。他们都说没有，他们已经在这里玩了一个多小时了，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小孩来到小湖边。奶奶几乎要晕过去了，孩子要是丢了，或者被人贩子拐走，她怎么去和儿子和儿媳交代。就在这时，一个大孩子惊呼，看，看……湖里的是什。他们定睛一看，那不是一个小孩子的尸体浮在水面上吗？那小孩的尸体捞上来后，果然是奶奶的孙子，老奶奶当场就晕过去了。这真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件离奇的事情也在这个秋天开始的时候发生。赤板市的中心广场上有很大一片菊花的花圃，这片花圃里的菊花盛开着，红的菊花、白的菊花、黄的菊花，点缀着中心广场的秋色。每天都有不少的游人来到菊花花圃的周围，在这里赏花、拍照。这是个星期天，星期天的游人比平常的日子要多很多。围观菊花花圃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又退去，人们在这沉闷的空气中企图借助鲜花让自己的心情愉快起来。到了正午时分，晴朗的天上突然出现了一团黑云，那团黑云遮住了太阳，天空顿时阴暗下来。人们纷纷地抬头望着天空。人们奇怪这天气的突然变化，谁也不知道这团黑云来自何方。那团黑云很快地向四周扩散着，不到半小时，整个天空就被黑云覆盖了，黑云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盖，笼罩在赤板市的上空，黑云翻滚着，好像一场暴雨马上就要降临。广场上的人们开始四散走开。人们在这样突如其来的天气中，忘记了观赏美丽的菊花。就这样过去了约莫半个小时，天空中又出现了

月光

光，那些黑云像是在和阳光厮杀，黑云在阳光的威力面前，渐渐地消失，最后，一个晴朗的蓝天又呈现在赤板市的上空，空气还是那么沉闷。又有不少人涌向了菊花花圃。站在花圃边上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他们看到刚才还鲜艳夺目的各色各样的菊花似乎是在一瞬间枯萎，所有的花都同时枯萎了，枯萎的花朵都呈现出刚才天空中黑云一样的颜色……

在这个秋天里，还有什么让人惊悚的事情会发生呢？人们不得而知。

2

《赤板晚报》的女记者石萍怎么也没想到，她在那个痛苦而又愤怒的深夜会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她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他沙哑而阴沉的声音在叙述着一件事情。事情仿佛和她无关，却是那么让人惊惧，像在这个秋天开始时发生在赤板市的恐怖事件一样让人惊惧。

那天晚上，石萍和丈夫史未来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战斗，甚至有点血腥。战斗的起因是为了一个未拆封的避孕套。其实，石萍和史未来三年的婚姻生活几乎走到了尽头，相互的猜疑让他们经常争吵。避孕套是导火索，一下子引爆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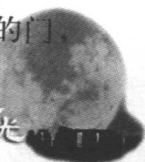


们的感情危机。史未来很晚才回家，他刚踏进家门，石萍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酒气。石萍写完一篇稿子，有些兴奋，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瞟了一眼醉眼迷离的史未来，酸溜溜地说了一句，史未来，你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回家干什么呀？史未来没有理会石萍，他脱掉了外衣，走进了卫生间。

石萍觉得头晕了一下，眼前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晃过。她揉了揉眼睛，电视屏幕又在她的眼前清晰起来。不一会，卫生间里就传来了哗哗的水声，石萍知道，史未来又在用洁净的热水冲刷他身上的污浊了。石萍的目光落在了史未来那件外衣上，外衣散发出酒臭，她站起来，拿起了那件外衣，走到小阳台上，把外衣塞进了洗衣机。

风不知从什么方向吹来，穿着睡衣的石萍觉得有点凉，她迟疑了一会，打开了洗衣机，拿出了那件外衣，她一手拿着外衣，另一只手伸进了外衣的左口袋，左口袋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她又把手伸进了外衣的右口袋。她摸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她的心跳骤然加快了。石萍极不情愿地掏出了那个软乎乎的东西。她看清了那东西，呆立了一会，然后牙缝里蹦出了三个字，王八蛋！石萍的确弄不清风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但她身上已经没有了凉意，她似乎闻到了一股让她作呕的腥臭气味，她不知道腥臭的气味是风带来的还是来自史未来的外衣。

史未来的头发湿漉漉的，有些发梢上还滴着晶莹的水珠，他洗完澡从来不把头发擦干。史未来的眼睛血红，深藏着一股杀机。他把浴巾裹在腰间，走出了卫生间。他一出卫生间的门，



就看见了站在门外的石萍。史未来也站住了。他用惊异的目光看着石萍。石萍盯着他，她浑身颤抖。史未来不知道妻子发生了什么事，他心想，石萍又犯神经病了，史未来不想理她，他想绕过石萍，坐在沙发上抽一支烟。可是，石萍堵住了他，石萍的嘴唇蠕动着，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

史未来粗声粗气地说，石萍，你让开！

石萍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史未来的话语，史未来愣了一下。

史未来又重复了一遍，石萍，你让开！你有病呀你！

石萍还是一动不动，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史未来有些生气，他提高了声音，石萍，你让不让开！紧接着，史未来用手去推了石萍一下，石萍像是早有防备，她站得很稳实，史未来竟然没有推动她。

屋里的空气似乎紧张起来。

史未来变得有些气呼呼的了，石萍，你真的有病呀你，你他妈的哑巴啦！说话呀！

石萍的嘴唇蠕动着，她的眼睛也潮红了，两串热泪从眼眶中滚落。然后，她扬起手，在史未来脸上狠狠地掴了一巴掌。接着，石萍把那个未拆封的避孕套使劲地扔在惊呆了的史未来的脸上。石萍怒吼道，你在外面鬼混吧！你还回家来干什么，离婚！

史未来看到从他脸上弹落到地上的避孕套之后才明白了什么，要是往常，他会解释点什么，但那一巴掌让他的头脑发热了，他内心燃烧起一股怒火，往常再怎么吵，他们夫妻俩也没



有动过手，可如今，他挨了石萍的一巴掌。史未来暴怒了，他把石萍狠狠地推倒在地，咬牙切齿地说，石萍，你别欺人太甚！离就离，有什么了不起的！

石萍嚎叫着从地上爬起来，朝史未来扑了过去，在他身上乱抓乱咬起来……这一场搏杀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史未来身上脸上留下了一条条的血痕，石萍的头发也被史未来抓落了不少。史未来没有动粗，否则，石萍就不仅仅损失些头发就了事。搏杀完之后，史未来穿好衣服摔门而去。石萍一个人蓬头垢面地坐在沙发上，呆呆地坐着，她被拉开的睡衣从肩膀上滑落下来，露出一只白生生的乳房。史未来曾经是多么迷恋她的乳房呀！她结实的乳房就是被史未来粗大的手掌揉松揉软的。石萍无声地呆坐着，屋内的空气仿佛凝固。

不知过了多久，石萍突然听到当的一声。她的心马上警觉起来，声音来自通往阳台的落地玻璃门。石萍站了起来，走到玻璃门边，拉开了落地的布帘，玻璃门外什么也没有。她又拉开了玻璃移门，走出了阳台。她打开电灯。她发现阳台的地上有一只死去的小麻雀。她十分吃惊。石萍捡起了那只死鸟，死鸟的身体还是温热的，这证明鸟儿刚死，那当的一声让石萍产生了联想：这只鸟儿一定是在黑夜里迷失了方向，一头撞在玻璃门上，把自己给撞死了。

一阵风吹过来，石萍真切地感到了寒冷。

就在这时，屋里的电话铃骤然响了起来。

石萍一只手捧着死鸟，走进了屋里。

她没有关上那玻璃移门，径直来到电话机旁。



石萍凝视着白色的电话机，考虑着接不接这个电话。电话该是史未来打来的。往常他生气走后，总会打电话回来在电话里和石萍接着吵，吵到双方都没有力气为止。石萍不想再吵了，她想明天就和史未来离婚。

电话不依不饶地响着。石萍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石萍很奇怪地想起了前不久刚看过的电影《午夜凶铃》，她心里升起了一股寒气。

电话的铃声一遍遍地响起，好像就是要和石萍过不去。石萍知道，史未来其实并不那么坚强，他是个脾气暴烈而实际上懦弱的男人，他经常离开家后就会后悔，然后打电话回家继续吵，吵完后，他会在电话里向石萍低三下四，以求取得石萍的谅解。石萍想，他一定又打电话来重复那一套软话了。她今天真的不想理他，太没有意思了。电话铃声一直响着。石萍实在无奈，只好拿起了电话。电话的另一边安静极了。石萍连续喂了几声都没有听到声音。石萍觉得有些不妙，她壮着胆子说，史未来，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对方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石萍放下了电话。风从阳台上吹进来，石萍打了个寒噤。

她手捧着的那只死鸟也渐渐地没有了温度，她想扔掉它，可她鬼使神差地捧着，凝视着，像是希望它复活。

电话铃又响起来了。

见鬼！石萍嘟哝了一声。

这一次，她没有迟疑，而是快速地用另外一只手拿起了电话。



喂——

石萍这回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沙哑而阴沉，仿佛来自一个暗无天日的深渊。男人说，你是石萍么？

石萍听得出来，这不是丈夫史未来的声音，他是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她，她一无所知。她觉得身上越来越冷，仿佛要像那只鸟儿一样慢慢地僵硬。

你是谁？

你不用管我是谁。

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你想说什么？

我打电话给你，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你愿意听，这件事并不寻常。

那你讲呀，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这事的确不同寻常，可看上去是那么的平静。让我慢慢地告诉你吧，不过，你可要有耐心听我的叙述。

你说吧，我听着呢。

有一个女孩子死了……

一个女孩子死了？石萍鼓着勇气听完了那个陌生男人将近半个小时的叙述。那个陌生男人把电话挂了之后，石萍觉得自己在这初秋的深夜，身体渐渐地变成了一坨冰。风还是不停地从阳台上灌进来，像是在向石萍告知什么人间的隐秘。

石萍的目光落在了托着小鸟尸体的手上，她惊叫了一声，小鸟呢？

她手上的死鸟不见了。

她开始了寻找，她回到了阳台上，从阳台上一直到屋里

月光



· 她发现阳台的地上有一只死去的小麻雀。她十分吃惊。石萍捡起了那只死鸟，死鸟的身体还是温热的，这证明鸟儿刚死



任何一个角落都找遍了，她就是没有找到那只死鸟。

石萍愕然。

她不相信那只死鸟会蒸发掉，像一团水汽一样悄然地蒸发掉。死鸟的消失在这个深夜和陌生男人的电话一样在石萍的心里埋下了阴影和恐惧。她想，如果史未来不走，这一切还会发生么？

石萍把玻璃移门关上了。

她又把落地布帘拉上了。

屋外的风往哪里吹，她根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那只死鸟会突然出现，她将如何面对？那个陌生男人在电话里的叙述是不是真的？明天还准备去和史未来离婚么？石萍的思路乱七八糟的。她希望自己昏沉沉地睡去，可她的双瞳圆睁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上。

3

秋天的阳光明亮而且温煦，阳光中流动着一种醉人的香甜，应该说，秋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水曲柳乡村的秋天和赤板市的秋天不太一样，没有赤板市那么沉闷。可是水曲柳乡村的秋日却在阳光下变得扑朔迷离，恐惧像流行瘟疫一样很快地在

水曲柳乡村蔓延。

午后的水曲柳中学似乎在沉睡。宽阔的操场上有几个男同学在打篮球。远远望去，他们只有动作，一点声音都没有。一棵树下，两个女孩子背靠背地坐着。个头高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儿面对着打篮球的几个男生，个头稍矮些长相一般的女生面对着中学外面的那条小河，小河边，有一个放牛的老头往她这边张望，那头水牛在河滩上吃着草，水牛的尾巴不停地甩动，拍打着趴在牛身上的苍蝇。女孩子肯定看不清楚牛身上的苍蝇，但她可以在那个时间里想像，或者她根本就没那么想。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朵黑云压了山，
天上的鸟儿摔下地，
地上的人儿升上天。
跳，跳，翅膀掉，天堂到，
跳，跳，眉毛掉，嘴巴笑！

树下的两个女孩子唱起了当地的山歌，山歌声悠悠扬扬地，在树下回荡。那几个打篮球的男生不知听见了没有，还有那个放牛的老头也不知听见了没有。

在另外一棵树的后面，趴着一个人，他朝两个女孩这边探头探脑，他的眼中有一种莫测的光在闪动。阳光里还是浮动着成熟果子的清香和甜蜜。那两个女孩子唱山歌的神情十分平静，而且，她们的脸上浮现出迷人的微笑，那微笑阳光一般。